

聲音掏腰包
ASP十年展
soundpocket 10 YEARS OF ASP

◎陳楚翹

1990年生於香港，2015年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其創作以裝置和繪畫主要媒介，物質性、人的介入與美學為陳氏感興趣的題材。擅於迷路，探索意外作為創作契機。曾參與展覽包括個展「物の会議」(Art Center Ongoing, 東京, 2017)、聯展「Münster Sculpture Project in Sagamihara 2018」(鹿沼公園, 東京, 2018)及「客貨船軼事」(藝穗會, 香港, 2018)等。現居於東京。

陳楚翹為聲音掏腰包「藝術家支援計劃」2016-17年度獲選藝術家。

[個人網頁 >>>](#)

20.5.2021 (四) | 下午 12 時
線上進行 (日本東京都：香港)

聲音掏腰包
陳楚翹

◎ 移居東京： 習慣與歸期之間

聲音掏腰包：你現時在哪裡定居？

陳楚翹：我現時在東京都定居，逗留三年了，已經搬過一次家，從東京較偏遠的地方搬到較近市中心的地方。當時匆忙到來日本，是因為孩子的爸爸是日籍的緣故，我們希望孩子回來出生。那時並沒有想太多，覺得回港僅是一程飛機的距離，從沒想過現在回來會這麼困難。我現時在這裡居住了三年，在這間房子也住了一年多的時間，經常會被問到「習慣了沒有」，但我最近開始懷疑在我身上並沒有「習慣了」這回事，因為整個生活是那麼截然不同，是一件完全嶄新的事。又可能是我低估了自己慢熱的程度。既然不追求習慣了，又未有歸期，就努力地在異鄉不徐不疾地生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樣。每天像是在融入、自我、規律、放肆之間平衡，然後不知道前進了一點沒有。

最近最新鮮的，是極規律的生活節奏。像我這個意外當飯食的「生活無賴」，竟然很久沒有用鬧鐘，晚上12點前入睡，早上7點準時起床，還有定律的煮食育兒家務散步創作時間，每週一次的日文英文堂書法。明顯是兒子把我練成的。在這裡下午4時45分會有一個鐘聲，就好像「放工鐘」（下班鐘聲）似的。我真的很討厭那個鐘聲，因為（它提醒了）我現在真的要趕在早上做最多的事情，晚上沒有太多時間，加上我十分需要早早睡覺，現在體力非常之有限。我現在已經很難回想自己過去是怎樣生活了，以前是沒有時間感的，完全不睡覺也沒關係，我想做的事情就去做，想去哪裡便馬上起行，買完材料回來後便開始創作，但現在需要很有計劃去處理事情。

聲音掏腰包：你剛才提到你是三年前搬來，準確地說是2018年對嗎？

陳楚翹：嗯，2018年6月。

三年前的我沒預料到今天的我表達想要回港的渴望，會有很多人跟我說「地球很危險，快點回到火星吧」。縱使地球很危險，但我又沒有「適應燈」（叮噹法寶），無法帶住兒子適應任何星球的痲線環境。但我還是有濃濃的渴望，回來抱抱真實的大家。地球很危險，但人類我愛你。

◎ 駐留與定居：持續散步

聲音掏腰包：你現在移居日本，基本上是在當地生活。但其實你早於2017年也參加了「藝術家支援計劃」的海外駐留，當時在東京僅逗留了一個月左右。你覺得短暫及有限期地留在日本，對比現在長居當地，最大的分別是什麼？有什麼改變了嗎？

陳楚翹：有趣的是，當時（2017年）我知道要去一個新地方會適應得較慢，也不想很着力地迫自己做一些很「旅遊」的事，我當時的心態是：這一個月要在這裡嘗試生活，扮演在這裡生活。所以，我沒有很早起床然後到處遊覽，反而起床後就去散步，然後去看東西，有時間就去見不同的人，汲取更多人的資訊，晚飯後會開始工作，做到天亮為止。反而現在沒有刻意扮生活，因為我已經確切地在這裡生活中，卻少了很多散步的時間，有許多日常生活事務要處理。加上當時，我其實並不會理會日常事務，例如咬着飯團就可以外出整天，肚餓也沒有所謂，到餓了可以再買個便當或飯團解決，但現在卻真的要照顧好自己及身邊的人，所以現在大部份時間都花在照顧好自己及身邊人上。但我覺得這是一種技能來的，「獲得了技能！」這樣子。

當時我對於在街上行走這件感到新鮮，會被許多事物分了心（sidetrack），很多事都想發掘。現在的日常很平靜，沒了新鮮感，所以就開始在街上找一些很想看的東西去看，又會有一刻覺得眼前看到的很不真實，因沒了在香港

原生的情景，轉到一些很陌生的環境，我覺得自己並沒有習慣在這裡生活這件事。所以在這反而會增加了對物件的好奇，當沒了對於新環境的好奇，或沒刻意讓自己知道許多資訊，一個人靜靜的時候，反而會誘發對於身邊環境細節的好奇心。所以我現在會經常會去撿垃圾，其實由當年駐留計劃開始，直到現在也維持了這個習慣。可是現在撿垃圾會多了一點技巧，這裡的垃圾非常整齊，街道非常整潔。情景並不會有許多流動性及變化，因為你已在這裡居住，每天出門街道也是這個樣子，反而在香港時則不同，我在港居住了這麼多年，依然認為每天街道上的變化是非常強烈的。

聲音掏腰包：可否描述一下你撿垃圾的路線？

陳楚翹：我會在最近、最熟悉的環境開始閒逛，如果有路可以選擇的話，我會特意走到一些較為偏門的路，然後一路轉轉轉，轉到一些不認識的地方也不要緊，因為可以依靠手機地圖（Google Maps）回家。我在香港習慣行公共屋村，它們的設計很有趣，而且不太整齊，會發生很多事情及有少許改變，但在這裡沒有公共屋村，所以我較喜歡閒逛一些寧靜的居住地域，而並非有許多店舖的地方。我喜歡看物品拼貼（collage），一個城市裡的物件（objects）的拼貼（collage）。當然現在也不單局限於視覺上，有些物料我現在覺得很特別，例如鐵，我覺得特別有趣，尤其對它的特性，現在撿垃圾都是較直覺式的，見到有趣的我都會撿回來試一下。

聲音掏腰包：嘗試些什麼？

陳楚翹：可能我對該物件會有些幻想及想像，所以當我撿了該物件回來後，便自然會想嘗試一些東西，例如將我撿回來的幾樣物件合併，或將它們拆解，或取一些部份拼去其他地方。我覺得是物件在主導我做作品，多於自己很有意識地想到要做什麼，所以我會去找材料完成作品。我喜歡撿垃圾的原因是這些物件會誘發幻想，它的特性、外觀與可以製造的聲音引導

著我形成一些東西，我只是將一些在街上看似沒用的東西的特性或可塑性推至一些我喜歡的位置。

聲音掏腰包：所以你每天都出去散步，還是會定下一個時間，或是很隨意的？

陳楚翹：現在有時間能夠出去就會出去，例如很固定的，我每天早上都會跟兒子散步，一定會去公園，這些就有固定路徑，但有時會特意兜圈去某些地方，然後才去公園，一般都會在早上發生。然而有時會較喜歡自己行，因為要關顧的較少，意識上也較少顧慮。所以有時我會先睡一覺，再出去走走或跑步，但不是固定的，只要有時間就會做，很渴求的。有趣的是現在住在木屋裡，我的鄰居是一所酒舖，這間木屋整個地方也是屬於那所酒舖，而酒舖老闆就是屋主。酒舖卻沒有扔垃圾的習慣，他喜歡儲存物件，但會好好整理不會影響別人。所以當我在拼砌物件時，我突然需要兩塊鐵磨擦，就會在晚上到酒舖看一下有沒有什麼正好是我需要的。他們是極典型的日本家庭，但他們有不扔垃圾的習慣，因此他們會儲存一些生鏽了的鐵罐、一些破爛的魚網，這些東西他們都會放置一邊甚至掛起，我覺得這挺有趣的，因此都頗感激這所酒舖就在我家旁邊。

另外，跟香港時不同，因為現時住在木屋裡，木屋很「應聲」（容易傳聲），你在房間裡做事也很容易被猜得到。這有好有壞，因為當我在試東西時，一定會被人發覺，特別是我兒子，一定會走過來看一下究竟發生什麼事。無論你走到哪裡也會被聽見，別人會猜到正有事發生。還有，因為這裡是舊木屋，當有風吹過時所有窗也會響，鏗鏗哼哼這樣子，打風時很可怕，聲量非常嚴重。有趣的是，當我在木屋做作品時，房子會有些應聲，令作品更動聽了。當在工作室、混凝土建築（concrete）裡做事，有時反而需要思考一下怎樣放大作品的聲音，可能要將物料放在木箱或一些較應聲的物件上，但這裡本身就已經很應聲，很容易在生活之中聽到很微細的聲音。

◎ 聆聽：過渡與適應

聲音掏腰包：這幾年你搬到日本，能夠理解你的不適應，都是在於環境與身份上的不適應。而關於對環境的適應，你也特別提到、描述到不同的聲音，例如每天下午的鐘聲，住屋內的環境聲等。你覺得是因為你對聲音特別敏感嗎？作為一位藝術家，這段時間你的敏銳度都集中在聆聽上嗎，還是在視覺上也有所轉變？

陳楚翹：我覺得鐘聲跟敏銳度無關，因為鐘聲實在是太不同了，那個鐘聲簡直是一個象徵（symbol）——在香港並不會突然聽到廣播，但在這裡每天都會有市政府的廣播，配以一段音樂「等機啟登」，於下午4時45分又會有一個提醒你下班的鐘聲。這個與聲音敏銳度無關，它反而更像是提醒你正在這個地方生活，你會因為這個鐘聲意識到一些社會性，你會知道為什麼需要廣播，或為什麼需要提醒你，因為這裡很看重規律。

聲音掏腰包：你明白這些廣播內容嗎？

陳楚翹：有一些聽得明白，但它每日播放我也沒多加理會。現在大部份的都是關於保持社交距離，變成了關於疫情的廣播。至於我對聲音的敏感度，反而是因當年駐留計劃嘗試了不同物料後，才意識到聲音的部份，意思是指我才開始意識到物件的聲音，每樣物料的聲音。在生活上並沒有太大分別，反而當我想去撿東西或對某些東西有幻想空間時，就會開啟了考慮聲音的模式。加上這所房子很應聲，也提醒了我目前的生活環境，因為這件事很截然不同地存在於每一秒鐘中——我上半生從未試過要很安靜地走路，或有走到哪都會被發現的意識，而這都是一些提醒我正在此處生活的訊號。

聲音掏腰包：透過作品與跟你的對話，知道你依然非常關心香港正在發生的事，雖然未必可以親身接觸或感受，但你仍然希望可以從不同途徑，知道多一點香港的事情。可否講述一

下這幾年你是如何得知及接觸在香港發生的事情？這個過程又如何影響你的個人生活及感受？有嘗試在作品中呈現嗎？

陳楚翹：當生活大部分資訊仍是來自香港媒體和朋友，但眼前的城市、環境和旁人都無法分享共同感時，其實是非常古怪的。我想經歷這兩年的大家或多或少都明白，幻想和等待中的恐懼是最可怕的。加上大眾媒體新聞的過濾和無法到現場參與，其實在外地接收到的資訊只剩下滿滿的壓力和無助感。好一段日子是跟著大家一同難過的。那種古怪，例如在這裡不會見到有人在牆上作畫寫字、沒有人顯露出對警仇恨的眼神，面前出現的卻是奧運慶典或藝員出軌緋聞的討論。

身於這裡實在是太過「什麼都沒有發生」似的。所以，這事令我在這生活覺得有點辛苦，因為我認為那些氣氛是需要被分享的，不論好與壞的氣氛都需要被分享的，但在這沒有東西能夠分享到。因此我在作品中提及的那些「過渡」或氣氛，是一些有距離感的東西，未能到達，它好像是一些等待，但這等待又好像沒有結果。我無法回港，加上一直不斷得到一些其他地方的資訊，感覺就好像處於一個無了期的旅途中。我已開始慢慢覺得，永遠無法到達香港，可以分享同樣的氣氛，即使我現在回來，也會有些不同了，所以就好像身處這個（過渡的）過程及旅途當中，然後將這個情況變成了一種樣貌及狀態（變成參展作品呈現）。

聲音掏腰包：剛剛提及你是如何了解關於香港的資訊，以及「ASP十年展」的作品《過渡》似乎是一種距離感、等待及無了期的旅程，甚至現在沒想過可以到達終點，是吧。

陳楚翹：可能會索性將這個旅程當作終點吧，「適應」與「習慣」這兩回事像已經抵達到某種狀態，過程已是最重要的事。

聲音掏腰包：剛剛問及來到這邊生活已否習慣，你說並不，亦提及了關於「過渡」的想法，

說這似是一個無了期的旅程。另外你也提及在日本生活的不真實感，如那鐘聲作為一種象徵（symbol）及在家裡行走時的聲音，像是提醒你正身處與香港截然不同的環境。你是否依然覺得那個無了期的旅程是一個不真實的狀態？有掙扎應否接受這件事的不真實性嗎？

陳楚翹：這件事也不是很負面的，只是我覺得要移居一個新地方，要考慮適應及進步，要與過往對比，要向前走。我經常都覺得並沒什麼適應與不適應，我現在根本沒習慣這種生活，但這就是最真實的——我接受了過渡這個過程並不是一種等待、變好變壞或到達的東西，我現在的狀態就是最真實的生活，享受與不安也包含其中。

聲音掏腰包：回應你對過渡期及無了期旅程的看法，似乎宏觀地想生命與人生就是這樣，但你現今有沒有一些階段性的事想達到或做到？例如你今天就是想去買一樣東西或今天訂了一個想完成的目標，你是怎樣看這些階段性的目標呢？又或，這些階段性目標會否塑造了你所言的「過渡」或一個旅程的路途呢？

陳楚翹：嗯……階段性目標……

◎「過渡」的終點

聲音掏腰包：這樣問是因為你說起「過渡」時，我想如果有一個很明確終極的目標，即我要從一個地方到達另一個地方，最終當然希望可以達到心中的目的地。跟你聊天時，你能很具體講到你有一個目的地想到達，或做到一件最終可以「打大佬」（衝破終極難關）的事，但卻一直覺得自己處於一個沒有終點的路途上。雖然你現在這刻可能還未遇到那個「大佬」，但中間有沒有關卡想到達的呢？那些會不會是其中一些小目的地？

陳楚翹：我所提及的目的地未必是一些物理上

的東西、一些很具體的事情，可能那些階段性勝利，或我想到達或成為的，是在講述一些我自身的事，例如我想成為一個怎樣的人，因為在這三年（移居生活）當中，要學會照顧好自己。當然這些概念很多都是啟發於不同東西，例如抗爭，對於與香港的距離，對於沒法馬上照顧身邊的人，很即時性的東西，當中有一些無助及無法解決的內在狀態，就是因為這樣，就知道最終極的事反而是如何照顧好自己，如何照顧好身邊的人。可能你最終影響的不是你旁邊的人，反而是沒有地域限制地影響了在香港的家人甚至朋友，不知道這會否是一個幫助。

現時過渡的狀態，即自己這三年的生活，多了許多時間讓自己思考要成為一個怎樣的人，而這事實上是太過複雜，當中有太多不同的心理狀態與影響，例如我剛才提及過對於我看到的東西是否真實，對於自己生活細節的要求等等，從而去組織思考自己要怎樣成為一個期望自己成為的人。所以「過渡」代表：我覺得現在仍未準備好，能夠無論在任何地方或人身邊，也能表現得很強大，現在仍處於變強大的過程當中。而那些未夠強大、或認為自己未夠好的思考，其實也要讓自己接受。說得這般抽象，可能是因為這並不僅僅是我由A地搬到B地，地理上的轉變，而是會要求自己變成一個新的陳楚翹、在一個新的地方；而並非一個以往的陳楚翹，到一個新的地方，僅僅地去適應。

◎ 兒子

聲音掏腰包：兒子出生後，因為照顧他令你的日常生活變得規律，例如散步的地方也變成了公園。其實這次作品，你提及是因為看見他的玩具火車，於是徵來做作品。可否分享一下在兒子出生後，對你的創作，例如題材或你看待物件的方法，有否什麼影響？

陳楚翹：你說得很好是「徵用」玩具，其實我僅是偷了他的玩具而已，讓他知道還得了嗎，他一定會把它搶回來，他不會借給我的，他現時

仍沒有借這個概念。

聲音掏腰包：寄給我們的真的是他的玩具嗎？

陳楚翹：真的是他的玩具，但我也買了新玩具給他，讓他忘記了（我借走的）。至於在題材或題目上有否什麼影響，我反而覺得對於創作的過程影響較大。以前我極不喜歡被別人看到我工作的過程，我極需要完成度達至99%，才會問別人的意見，正在嘗試的東西我並不想去解釋；但現在的過程是我必須容許他的參與，他就是我的試玩具，他會馬上來動我的東西，而我一定要容許作品被碰、被看、被改動，這個過程轉變非常大。題材方面就很自然，因為你經常看見及接觸某樣東西，便會被它啟發到。所以火車的出現是因為他喜歡玩火車，而回想起來隧道的創作，也完全是因為他，反而是他告訴我：他對很長的隧道裡面的好奇，想知道裡面發生什麼事，這亦令我對於一些看不見的東西，以及他的敏感度啟發了我。隧道的回音他也有參與其中，他特意去聽一下裡面發生的事，因為隧道裡面很黑看不到，但撞車的話他會聽到，所以他的敏銳度其實比我高很多，有時候這些部份便自然成為題材。

聲音掏腰包：所以他也是你一些靈感的泉源？

陳楚翹：我會覺得他令我沒那麼控制狂（control freak），其實大部份藝術家對於自己的作品都會有一點控制狂，有所要求及幻想，但他會令整件事帶實驗性（experimental）一點，他會破壞了某件事但同時令其他事發生。

聲音掏腰包：那麼在這次創作中，他是否有破壞你原先的設想？

陳楚翹：他天天都在破壞！例如我放置了某樣東西，他又會把它拿開，因為他想知道裡面是什麼；我拼砌了某件物件，他又會把它拆開。他會扮演我，天天都說自己要做作品，因為他也懂得用手鑽及鋸，是真的手鑽及鋸，只要在我的看管下就可以，然後他就會扮我做作品。

尤其他已知道我現正在做的事，就是他最喜歡的東西：火車與隧道，平時我會在（家裡的）工作室工作，他在客廳玩耍，拼砌隧道，然後跟我說他在整隧道、砌隧道這樣子，模仿我。

聲音掏腰包：關於這身份的轉變，如你剛才所說現在有了小孩，對於創作的關注與題材有否跟著轉變嗎？抑或你覺得現在做的都是你一直關心的事？

陳楚翹：沒有太大轉變。他只是令我在創作的過程以及形式上轉變了，但我所關注及我想訴說的都是一些較為個人的東西。更多的是，反而是在他身上看到童年的自己，或是一些很原本的性格，但現在已經被磨滑（polished）或扭曲（twisted），卻在他身上看到：原來自己小時候的性格可能都是這樣，從他身上了解到自己本身是什麼人。

聲音掏腰包：最近再看多一遍你的個人網頁，留意到以往的作品大多是個人創作，但發現你跟同為藝術家的丈夫也做過一件作品，是關於你們的小孩，可否分享多一點那個裝置作品？因為那是一件二人作品，可否描述一下當中的分別？為什麼當初會有這個想法？

陳楚翹：那個是他朋友的展覽，展覽的概念是由他的朋友負責策劃一些展覽指示，但展品則邀請其他藝術家做，所以其中一個作品便邀請了我跟井生（丈夫）一起做。當時兒子僅一歲左右，我倆最常接觸的便是他，因此井生提出不如簡單直接以兒子作為題材，因此便誕生了《Hello Baby》這件作品。其實我們本身也想為兒子做一些東西，剛巧當時應展覽邀請，就順著做了一些東西。那時我將一些當時很喜歡的衣服縮小到他的尺寸，然後給他穿。其實當初我打算將毛衣材質的衣服洗至縮水，但後期發現有點困難，所以最終手造了幾件衣服，雖然現在對他來說已經不合身了，但當時那個歲數的他是能夠穿上我最喜歡的衣服。但其實整個裝置我們是沒有溝通的，各自做了自己喜歡的東西給兒子，到最後我們才一起構想如何把作

品放置 (install) 在展覽中。

聲音掏腰包：我從相片中看見展覽空間裡有些樹……是樹嗎？還是樹枝？那些都是現成物件 (found object)，為何會這樣設置 (set up) 呢？

陳楚翹：因為那個畫廊 (gallery) 叫做 Tree Gallery，那是個商業畫廊。我們除了包含了他朋友的展覽概念外，也找了很多樹，並將它們作為裝置的基礎 (basement)，這就是樹出現的原因。我倆各自為兒子做了一些東西，然後掛到樹上，就像許願樹。

聲音掏腰包：所以你覺得那次合作都比較算是各自工作為主嗎？

陳楚翹：是的，都是各自工作。

◎ 暫緩的海外駐留

聲音掏腰包：你說沒想過今趟去了日本之後，就暫時再沒回港的機會。除此之外，你還有否一些創作或到外地展示、駐留的機會被疫情阻延了？

陳楚翹：有的，疫情下確實阻延了很多。例如有一個英國駐留計劃，叫做 AME experimental space (編按：ame (art music experiment) C.I.C.)。早前曾邀請了三位藝術家，包括我和另外兩位日本藝術家，打算在去年 (2020年) 八月到那裡駐留及做些作品，但當地剛好封城 (lockdown)，所以整個計劃便一直延至無了期，現在他們打算在整個封城完結後，才再邀請我們。

聲音掏腰包：它在英國哪一個城市？

陳楚翹：要想一想，忘記了。(編按：位於約克郡的哈德斯菲爾德，Huddersfield)

陳楚翹：這個英國的機構也有其他出版 (publication) 合作，他們定時推出一些刊物，邀請藝術家去實行 (actualise) 一些概念藝術家 (conceptual artists) 的曲目 (score)。

聲音掏腰包：曲目 (score) 是什麼意思？

陳楚翹：一些指令 (instruction) 或樂譜。他們有次邀請我及幾位藝術家去製作其中一期的刊物，並實行 (actualise) 了藝術家堀見允枝子 (Mieko Shiomi) 的指令 (instruction)，她在前衛藝術 (Avant-garde) 裡是一個大大前輩，但這件事是有完成的。

聲音掏腰包：我記得你之前提及這英國的駐留計劃時，曾討論不如在網絡上做一些東西，但你觉得這某程度上就像是交功課，因此最後在商討過後，還是決定要親身到那個空間創作，會較切合你的想像及期望，可否分享多點你的想法？

陳楚翹：其實早於去年八月前，已經就駐留準備了很多東西，卻一直無了期延期，然後我們討論會否有其他方法實現這件事，例如在網上實踐我們的想法、或者做些網上演出，但後來思考駐留計劃的原意，是希望我們三位藝術家可以一起在同一空間裡嘗試一些東西，可是我本身並不認識另外兩位藝術家，雖然他們是日本藝術家，但若要我們僅通過網絡認識，然後就一起合作實在有點牽強，不是完全不可行，但就不是太好，感覺沒有什麼意義，所以我們最後索性等待疫情好轉。因若我們各自寄作品到那個空間，感覺就好像是一個聯展 (group exhibition)，失去了駐留計劃或空間開初策劃的原意。

聲音掏腰包：所以某程度上，你都認為親身去感受空間，對你來說是重要的。但這次「ASP 十年展」你沒法回港，只能依靠我們傳送給你的影片，或藉口述及照片了解這個展覽空間。對此你的感覺如何？會否覺得無辦法感受某些部份，因而感到有點缺失？

陳楚翹：我覺得這與英國的駐留無法比較：一來我從未去過英國，二來，僅依靠圖片及影片去猜測空間，然後做一些場域特定（site specific）的東西是非常有限制，因為很考驗想像力，雖不是完全不行，我仍是可以通過想像理解細節，但卻無法感受氣氛，那相差很遠。我對富利來商場這個場地倒也是有些記憶，因為它在油街（油街實現）附近，我以前曾在那裡（油街實現）工作過一段頗長的日子，所以我也大概知道附近的環境是怎樣的。我明白這三年香港的變化很大，所以我只能依靠遠古的記憶，及大家的圖片、影片去感受空間，這些是限制；但同時也頗有趣，因為就好像用 Google Maps 去看街景似的，然後再用街景去做一些作品，還是挺有趣的。

◎ 聲音記憶： 語言轉換與日常

聲音掏腰包：說起聲音就會提及記憶，你剛才也說到若要回顧這幾年在日本的生活，亦提及一些與聲音有關的事。現在若要說起一些聲音記憶，你有否對小時侯的某些聲音有記憶？又為什麼對它們有特別深刻的印象？

陳楚翹：現在回想過來，大概是廣東話，我很懷念聽到大家說廣東話，以及髒話那些突兀的聲音。可能目前最深刻或最有印象的就是語言，因為我的日語只是半吊子，所以現在（於日本）大部份時間只是在聆聽別人說話，或只憑猜測別人的話語作出回應。其實日語有不少發音都是源自廣東話，所以現在聽別人說話偶爾聽到一些聽得明白的東西，例如聽到一些類似廣東話的話語，還是會特別高興的。

聲音掏腰包：我記得你也會跟兒子說廣東話，他是正在同時學習廣東話及日語兩種語言嗎？

陳楚翹：對的。

聲音掏腰包：那麼你跟井生先生是用什麼語言溝通呢？

陳楚翹：英語。

聲音掏腰包：所以家中會同時出現三種語言嗎？

陳楚翹：對的，所以挺有趣的。我常幻想一個小朋友的童年若是這樣的話，他對語言的想像應該挺闊，因為任何語言也會出現在生活中，有時他在看 YouTube 時會突然看一些韓國小孩的 Youtuber，我就會驚訝並好奇他是否能夠接收第四種語言。但小孩子是很聰明的，在這個如此嚴格（harsh）的語言環境內成長，他就會有種觸覺，無論你在說哪一種語言，他也猜得到你在說什麼。

聲音掏腰包：你對於廣東話的感覺是思念嗎？或你經常想起廣東話的這一個狀態，有沒有在最近的作品中呈現？又會否成為日後創作的主題？

陳楚翹：這個題材暫時並未出現在目前的創作當中，但關於廣東話或語言等題材，我是有意將它們做成作品的，但目前未有大致概念。

聲音掏腰包：剛才你也提及一些很日常的聆聽經驗，可分享你的聆聽習慣嗎？例如你外出時會否聆聽音樂？對比寧靜及嘈吵的地方，你會否有不同的聆聽習慣？

陳楚翹：我現在並沒聽歌的習慣，實在是沒有時間，堵着兩隻耳朵聽歌是一件奢侈的活動，因為我無時無刻都要關顧身邊的人。不過以前會聽歌的，例如跑步時，但散步時則不太會。現在大部份時間也沒有聽歌，走路時就真的是走路，看東西時就會關顧身邊的事物，沒特別着重聲音。

聲音掏腰包：為什麼散步不會聽歌，但跑步則會呢？

陳楚翹：因為以前走路，我會放任自己去查看及聽東西；但跑步則需要放空，反而不能專注看眼前的事物，所以要一邊聽歌、一邊思考生活或其他事情，否則我無法跑下去。當我只顧着看東西便會停下，若是一邊聽歌一邊思考，那麼我就可以跑很久。

◎ 聲音藝術： 謙虛與內斂的美學

聲音掏腰包：你覺得聲音作為一個媒體，它於藝術的獨特性是什麼？

陳楚翹：我覺得它是較為內斂及謙虛的 (humble)，這些特點我很喜歡，我認為聲音的美學就是存在於這些地方。

聲音掏腰包：我們常說藝術多是由視覺主導，你覺得香港或整體的藝術環境是否這樣呢？

陳楚翹：我認為（藝術）市場上是這樣子的，但我覺得大體上並非以視覺藝術作為主導，因實在有太多藝術家在做多媒體 (multimedia)，不太拘泥於形式上的東西，例如會包含聲音 (sound) 與燈光 (lighting) 等等。我聽井生提及，在這裡（東京）聲音藝術 (sound art) 也不是一個獨立的範疇，而是創作本身已包含很多其他範疇，並沒有太多專門的「聲音藝術家」(sound artist)。我覺得藝術圈的狀態會持續變得更開明 (open mind)，更加不拘形式地存在。

聲音掏腰包：回到你的創作當中，若要把聲音融入創作中或作為創作考慮，你覺得最難處理的部份是什麼？

陳楚翹：我覺得是技術 (technical) 上。因為做作品，若要做聲音的部份，就要處理很多器材的東西，必定會觸及摩打等東西，要怎樣處理它，例如將它調節成我想要的速度，這對我來

說是一件頗麻煩的事，我覺得很困難。因為我其實不太懂得處理這些事情，總是需要別人的協助。但其他部份我是享受的，除了技術上的限制會令我很煩惱之外。

聲音掏腰包：你現在會如何克服這些限制？

陳楚翹：我會學習。我打算學習幾樣最基本、一定要認識的技巧，例如現在我也可說是懂得處理摩打及接觸式咪高峰 (contact microphone) 這兩樣東西，但只有這兩件事了解得比較多。若要我做裝置，技術上通常就只需要幾樣東西，並知道如何運用它們。而若要探索其他東西或實驗，我也有在家裡嘗試過，例如做一些即興演出，我會在接觸式咪高峰上連接一些東西在家裡玩，那些試驗較為自由。真的不懂的部份，就算了。

聲音掏腰包：你是如何學習的？網上或上課，還是請教別人？

陳楚翹：我會先上網學，因為上網是最容易的，自己一個也可以看完所有影片，但遇上真的不懂的事情就會問別人，就問王鎮海（編按：香港藝術家，作品主要涉及聲音和電子零件）咯。但直到現在我仍然是不明白如何接駁儀器，去到某些位置也實在是處理不到，例如程式 (programming) 或太複雜的技術問題。

聲音掏腰包：通常有什麼原因，令你覺得需要將聲音放入創作的考慮或作品中，你覺得你是有意識地去做這件事嗎？還是在完成後回想，或被別人評論時，才有展現聲音或聆聽這件事？

陳楚翹：我覺得做一件作品時就必須關顧這個部份。我覺得聲音藝術 (sound art) 存在的原因，是因為我本來對它已有關注，一旦意識到它的存在，我就必須要用方法將它處理好，如光線等其他元素，我也必須要將它處理好，它們會是作品的一部份。而不是因為它是聲音，

所以要處理，而是它本來就是我涉獵及了解的一部份，必須做好它。

聲音掏腰包：你平時有沒有錄音及收集聲音的習慣？

陳楚翹：沒有。

聲音掏腰包：剛才也稍為提及你想學習的東西，例如寫程式 (programming) 及技術 (technical) 上的事情，除此以外你還有沒有其他東西想學習或接觸？或最近的興趣是什麼？

陳楚翹：實在有太多東西在排著隊等我學習，所以我不敢太奢望。之前學習了金繕，然後每個星期也會上日語課，最近也有在惡補英語。金繕是用來修復陶瓷的碎裂破損的工藝，因為這也算是生活技能，我做作品時也需要，所以我就學習了。其實想學的還有很多，但目前就沒有定好一個時間表，要學習些什麼。